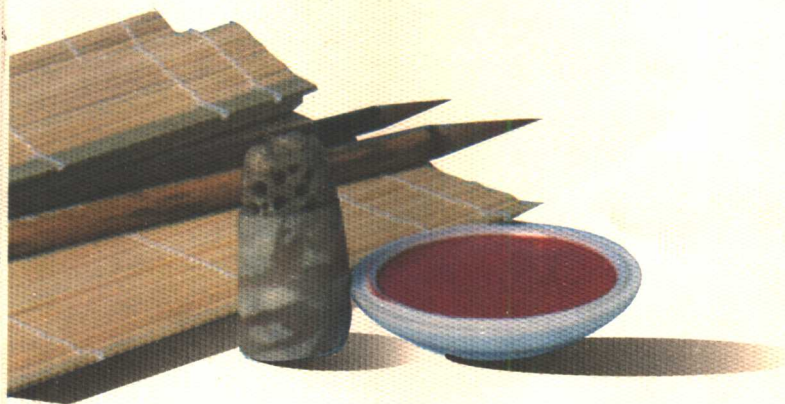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负责人 王小莘

《颜氏家训》 词汇语法研究

主编 周日健 王小莘



《颜氏家训》词汇语法研究

周日健 王小莘 主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东莞市印刷厂印刷

(厂址:莞城罗沙叫尾工业区沙巷第三幢)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1插页 200,000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218-02827-6/H·70

定价:18.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蒋绍愚

1983年在太原召开了全国语言学科规划会议，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语言学界的前辈都参加了会议。在他们的指导下，会议提出在汉语史研究方面，要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搞，每一个时代要选择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深入地研究，通过这样扎扎实实的研究，把汉语的历史面貌逐步地搞清楚。这一思想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汉语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但我们对汉语史的了解却只有一个不很清晰的轮廓。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脚踏实地地从基础工作做起。太原会议至今的这一段时间里，汉语史的研究工作者已做了不少研究工作，出现了不少专书语言研究的著作，把汉语史的研究大大推向前进。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又有一部新的专书语言研究著作出现：周日健、王小莘共同主编的《〈颜氏家训〉词汇语法研究》，把魏晋南北朝汉语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魏晋南北朝是汉语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魏晋南北朝是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也是汉语的发展变化十分关键的时期。从汉语发展史上看，它上承上古汉语，下启近代汉语，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近年来，对魏晋南北朝汉语的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出现了一些对这个时期的词汇和语法进行研究的专著。而对这个时期某一专著的语法进行研究的著作，《〈颜氏家训〉词汇语法研究》应该算第一部。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著作，它的价值是多

方面的。从语言学的角度说,《颜氏家训》的《音辞》、《书证》等篇早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颜氏家训》的语言,虽出于文人笔下,与当时实际口语尚有距离,但也吸收了不少新的语言成分,反映了南北朝时期语言的变化。所以,选择这部作品来研究南北朝时期的语言,是很合适的。

《〈颜氏家训〉词汇语法研究》一书对《颜氏家训》的词汇作了全面的描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详细研究了《颜氏家训》中反映魏晋南北朝特色的新词新义,以及它们在后代的承传;也研究了书中沿古的词汇以及它们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从平面描写的角度,又分析了《颜氏家训》中的同义词、反义词和复音词的构词方式。在词汇研究方面,本书有不少创获。如《颜氏家训》认为,“自古未有丈人之称施于妇人也”。本书引用大量例证说明事实并非如此,纠正了颜氏之误。又如,《颜氏家训·教子》:“至尊已有,我何意无”中的“何意”一词,王利器《集解》释为“犹言孰料”,本书纠正其误,解释为“何故”,并进一步说明“意”可以表示原因、缘故。这都很正确的。本书概括魏晋南北朝汉语词汇的几个特点也很中肯。和词汇研究相比,本书在语法方面所占的篇幅较少,这是由《颜氏家训》一书本身的情况所决定的。《颜氏家训》在词汇方面有较多新的成分,而语法方面则基本上仍是文言体系。但在语法方面,本书也作了全面的描写,揭示了《颜氏家训》中所反映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新旧交替的语法特点。当然,书中可商榷之处也还是有的。但总的看来,这本书是在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收获。

《〈颜氏家训〉词汇语法研究》的作者在魏晋南北朝汉语的研究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对魏晋南北朝的其他专书的语言以至整个魏晋南北朝的语言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为汉语史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前 言

语言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随着历史的推移不断演进。而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语言又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时代的特色。汉语史的研究，只有在断代研究的基础上才是扎实、可靠的；断代的研究，又必须在专书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深入、确切。尤其是处在汉语史转折阶段的语言面貌，更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魏晋南北朝的语言，正处在从上古到中古汉语转变的过渡时期，比起先秦两汉，已经发生了不少质的变化。如复音化程度取得突破性进展，出现了大量引人瞩目的新词新语，习俗语词成批地进入文人笔底，孕育着唐五代以后古白话的新质态，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语法形式等。而这一时期的语言研究虽然已经有学者做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工作，但才仅仅走出低谷，还远未深入，除了《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少数著作以外，大部分文献，包括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都还来不及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探究。这对全面揭示从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过渡的语言新旧质素的交替变化，深入阐明汉语发展的历史，无疑是一大障碍。

为了对汉语史的研究贡献一份绵力，添一砖一瓦，我们遵照语言学前辈倡导的纵横结合、点面结合的方法，选取《颜氏家训》（以下简称《颜》）做解剖麻雀的工作，全面深入地展示该书的语言状况，并以汉语的历史发展为纵坐标，魏晋时期的语言为横坐标，纵横联系，以管窥魏晋南北朝语言面貌之一斑，并探究某些语言现象的历史嬗变。《颜》书所以引起我们的关注，主要

是因为它成书于北齐与隋交接之际，正处在从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过渡的衔接关头，该书新词新语和习俗用语的丰富及复音化程度之高，在同期作品中甚为突出，而且篇幅不大，容易进行穷尽性的统计、排比和分析。此外，该书影响和流传的深广，也是我们决定选用的因素之一。

这个项目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讨论科研规划时由王小莘同志提出，得到教研室同仁的赞同和支持，决定由周日健、王小莘、魏达纯、吴辛丑、王李英组成课题小组，王小莘担任负责人，申报国家“八五”中华社科基金研究课题，1991年12月获得批准立项。我们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了部分研究成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为了保证成书的质量和体例的划一，又采用了主编制度，由周日健、王小莘共同担任主编。撰写的分工情况是：前言，《颜》书词汇概貌，《颜》书中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代色彩的新词，《颜》书词汇中所反映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义，沿古的词和词义，从《颜》书看魏晋南北朝词汇在汉语史中的传承作用，从《颜》书看魏晋南北朝汉语词汇的几个特点（一）至（四）及（五）之第1点，《〈颜氏家训〉集解》注释商榷，《颜氏家训》词典的二分之一，由王小莘撰写；《颜》书同义词语研究，《颜》书反义词语研究，从《颜》书看魏晋南北朝汉语词汇的几个特点（五）之第2点，《颜》书注译及标点商榷，《颜氏家训》词典的二分之一，由魏达纯撰写；《颜》书复音词的构成方式，《颜》书实词用法综述之名词、动词、形容词及词类活用部分，由周日健撰写；《颜》书虚词综述，《颜》书中的几种句式，实词用法综述之代词、数量词部分，由吴辛丑撰写。王小莘主要负责词汇方面的统稿，周日健主要负责语法方面的统稿。王李英负责《颜》书单音词量的统计并参与了部分内容的研究工作。汉语史研究生杨璐璐、杨薇、尹世英、张东蕙等也参与了部分资料的收

集、统计、整理工作，杨璐璐还承担了部分文稿的录入、打印工作。

由于学术水平、研究条件及科研时间的局限，这本书的写作还较粗疏，错漏在所难免，有待方家指正。如果本书能够对魏晋时期的语言研究起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我们将感到无比慰藉！

目 录

前 言	1
一、《颜氏家训》词汇概貌	1
二、《颜氏家训》中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代色彩的新词	6
三、《颜氏家训》词汇中所反映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新义	29
四、《颜氏家训》中沿古的词和词义	42
五、从《颜氏家训》看魏晋南北朝词汇在汉语史中的承传 作用	58
六、《颜氏家训》同义词语研究	70
七、《颜氏家训》反义词语研究	99
八、从《颜氏家训》看魏晋南北朝汉语词汇的几个特点	116
九、《颜氏家训》中复音词的构成方式	140
十、《颜氏家训》实词用法综述	155
十一、《颜氏家训》虚词综述	198
十二、《颜氏家训》中的几种句式	235
十三、《颜氏家训》注译及标点商榷	251
十四、《颜氏家训》词典	288
鸣 谢	316

一、《颜氏家训》词汇概貌

《颜氏家训》（以下简作《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广泛流传，影响深远，被誉为古今“家训之祖”^①，所谓“篇篇药石，言言龟鉴”^②，“暮鼓晨钟”^③。书扉题为“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而成书却并非一时，大约始著于北齐，完稿于隋炀帝即位以前。所以题“北齐黄门侍郎”，大约是由于颜氏在北齐生活的时间最长，而这个官职又清高显贵的缘故。全书共7卷20篇，约4万字左右。

颜之推出身于中原士族，是南北朝一位“学优才赡”的著名学者，《北齐书·文苑传》附有颜之推传。他生活在我国南北对峙，战乱频仍，社会极度动乱的时代，始仕于南朝萧梁，又历仕北齐、北周，终仕于隋，有所谓“三为亡国之人”的慨叹。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他将自己的知人论世、修身治家、为学体会、考证与品第等等，写成训诫，以“训俗型家，引诱儿孙”。行文虽多受骈体影响，但由于是谆谆告诫之作，因此“辞质义直”，平易简朴，正如清人序所评：“其为言也，近而不俚，切而不激”^④，“只如当面说话”^⑤，“虽野人女子，走卒儿童，皆能诵其词而知其义也”^⑥。这样的写作宗旨与语言风格，使得南北朝时代的许多新词新义、习俗用语得以在作者的笔底保存，使这部篇幅不大的小书成为考究南北朝词汇的宝贵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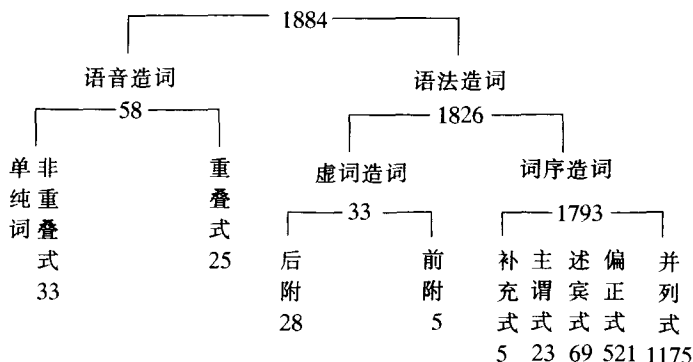
《颜》书承古而来的词语占大多数，语法体系基本不离先秦窠臼，因此仍保持着一种文言的基架。但又有大批未见于秦汉的新词新语，大多闪现着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色彩，十分引人注目。

主要是这些词汇成分使《颜》书和秦汉、尤其先秦的作品拉开了距离，而带上了相当明显的口语色彩。但它又和唐宋的传奇、小说之类不同，而是介乎先秦与唐宋，文言与白话之间，呈现一种新旧交替共融的过渡性质的词汇状貌。然正因为如此，语言新质要素的产生和旧质要素的衰亡之迹，可以得到更好的说明。

魏晋南北朝是汉语复音化迅速发展的重要阶段。这点也由《颜》书得以证明。我们对《颜》书词汇作过具体的统计，全书的单音词共约 1800 个，其中实词 1580 多个，虚词近 200 个。而双音词达 1884 个。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数字，即使我们的统计中有少量的语词仍可能存在争议，《颜》书的复音词量仍然比单音词量高，至少占微弱多数，大体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我们对《颜》书的统计范围，仅只普通名词的双音词，三音节以上的语词及人名、官名、地名、药名、植物名等均未计入。这个数字无疑是对“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的传统观念的一个冲击。当然像《颜》书的情况，在古汉语中当属罕见，不能据以动摇“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的结论，但它确实可以作为南北朝汉语复音化产生突破性进展的有力印证。且单音词绝大部分是古语词，新词绝大多数出现在双音词之中。再从比较的角度看，据程湘清先生统计，《论衡》21 万余字，复音词总数共 2400 个，《世说新语》6 万余字，复音词总数共 2126 个，包含综合式（即三音节以上）语词在内。《颜》书的复音化程度远远超出《论衡》和《世说新语》，这是毋庸置疑的。

现将《颜》书双音词各种结构形式与数量分布列表如下：

全书双音词总数



以上各类结构的词在《颜》书中所占比例数如下：

语法造词占全书双音词总数的 96.92%；

语音造词占全书双音词总数 3.08%；

词序造词占语法造词总数的 98.19%；占全书双音词数的 95.16%；

虚词造词（附加式造词）占语法造词总数的 1.8%；占全书双音词数的 1.75%；

并列式造词占词序造词数的 65.53%；占语法造词数的 64.34%，占全书双音词数的 62.36%；

偏正式造词占词序造词数的 29%；占语法造词数的 28.53%，占全书双音词数的数 27.6%；

述宾式造词占词序造词数的 3.84%；占语法造词数的 3.78%，占全书双音词数的 3.66%；

主谓式造词占词序造词数的 1.28%；占语法造词数的 1.26%；占全书双音词数的 1.22%；

补充式造词占词序造词数的 0.28%，占语法造词的

0.2738%；占全书双音词数的0.2653%；

从《颜》书看，语法造词已经占绝对优势。语法造词的发展趋势是由并列结构，到偏正结构再到其它结构。从先秦到历代，基本都是联合结构占首位，偏正式居其次，《颜》书的词汇情况也说明了这点。补充式在《颜》所占比例极低，而且有的仍处在从词组向词发展的过渡阶段。比《论衡》和《世说新语》都相差十分悬殊^⑦。这也是比较特殊的。

我们又以《颜》书中的双音词与《汉语大词典》及《史记索引》进行过核对。情况如下：

①《汉语大词典》从先秦两汉到明清均有引例的约有565个；

②《汉语大词典》从先秦直到唐宋均有引例的约有112个；

③沿用《史记》双音词的约有418个；

④《汉语大词典》引例从《颜》书或同时代作品至唐宋的约有73个；

⑤《汉语大词典》引例晚于《颜》书的约有46个；

⑥《汉语大词典》引例从《颜》书或同时代作品至明清的约有337个；

⑦《汉语大词典》仅引《颜》书或同时代作品用例的约110个；

⑧《汉语大词典》和《史记索引》均未出现的词语约77个。

以上①—③项共1095个，肯定是沿古的语词，占全部双音词总数的58.1%强；④—⑧项共643个，占全书双音词总数的34.1%强。除其中小部分《汉语大词典》引例未能溯其源外，大部分当属魏晋南北朝新生语词。

汉语史的研究必须在断代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扎实、可靠。蒋礼鸿先生提倡“从纵横两方面做起。所谓横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

语言”^⑧，王瑛先生认为在横的共时研究的基础上，还应强调“点和面的结合”。“‘点’指的是专书词汇的研究，所谓‘面’则是从一代或一个历史阶段的某一类或几类体裁的作品中去博观约取，作为专书研究的一种补充”^⑨。这些都是对汉语史的研究重要而中肯的意见。

魏晋南北朝词汇远绍秦汉，承联隋唐，处在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过渡的重要转折阶段。通过对《颜氏家训》词汇语法的研究，用解剖麻雀的办法，探究魏晋南北朝语言的状态，对汉语史的研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下面我们将对《颜氏家训》的词汇状况做些具体的描写和探索。

注：

①见王三聘《古今事物考》。

②见王钺《读书丛残》。

③见颜邦城《三刻黄门家训小引》。

④见黄叔琳《〈颜氏家训〉节钞序》。

⑤见沔阳星《重刻〈颜氏家训〉小引》。

⑥见颜邦城《三刻黄门家训小引》。

⑦据程湘清《〈论衡〉复音词研究》和《〈世说新语〉复音词研究》统计，补充式复音词《论衡》有101个，《世说新语》有93个。

⑧见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序言。

⑨见王瑛《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前言。

二、《颜氏家训》中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代色彩的新词

语言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语言的词汇处在差不多不断改变的状态之中。词汇的发展变化，新旧质素的交替主要表现在新词的产生、旧词的衰亡及词义的不断演变上面。由简趋繁，是汉语词汇发展的总趋势。魏晋南北朝社会持续动乱，新的社会思潮、社会形态迅速形成，佛教用语大量传入，复音化进程迅猛加剧，种种因素使新词新义大批繁衍滋生。这种情况在《颜》书中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指出：“我们应该把每一个词在每一个时期的意义范围加以确定，而不是囫囵吞枣，以差不多为满足。”但要确定新生的词和词义，判定词和词义的起始年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以《汉语大词典》、《辞源》（简称两大辞书）所收录的词和词例作为主要依据，并以《近代汉语词典》、《宋元语言词典》及《论衡》、《淮南子》等著作做参考，作为界定的基本标准，对《颜》书中可能是新词的语词作了检索统计。但这个标准还不十分严密，因为辞书所收的词和词义难免会有遗漏，引例也有未能溯源的情况。但这是我们目前所能选择的最佳办法。

上面在“词汇概貌”一节中已说过，据检索《颜》书中的双音词④—⑧项，合计达 643 个，占全书双音词总数的 34% 以上。但其中少数其实已见于秦汉。如：“不啻”、“驩”，《汉语大词典》

首引《颜》例，但前者先秦已用，后者《说文》已有。又如“载诞”、“晏尔”之类，源自《诗经》，而《汉语大词典》没有收录。所以只能说，这 640 多个词大部分是新词，我们的举例也难以 100% 的准确。但我们不能因此放弃关于新词的探索，因为这项研究是汉语史的一项重要任务。失当之处，只好等待方家或后来的研究者纠正。

另外，要对 600 多个词一一作出描述较困难，而且没有必要。语言，尤其是它的词汇，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点。这类具有时代特点的语词，最能反映时代信息，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节中，我们只拟就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代特色的 120 多个新词进行整理和探析。至于流传到现代汉语，形义没有发生变化的词语，留待后文谈承传关系的时候再来讨论。

下面从六个不同角度作一些探究：

（一）从词性分布看，这类词范围很广，各种词类都有

1. 名词

诗笔：本分指有韵之诗与无韵之文。梁简文《与湘东王书》：“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当时有“沈诗任笔”之说。“诗笔”连用，泛指诗文。在《颜氏家训·风操》“君王比赐书翰，及写诗笔，殊为佳手，姓名为谁”中，已凝合成词。

部帙：《颜》书中有二义，①《治家》：“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幼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部”：指书籍按内容分类聚居；“帙”：本书衣，即书的包皮。“部帙”连用指书籍的部次卷帙。②《杂艺》：“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这里当指书法的卷册，所以上文有“能书”，下文有“楷正”。《杂艺》一篇，均就各种技艺而言，其中有相当句段专门谈论书法，此即

为其一。《汉语大词典》引此例释为“书籍”，与句意未切。“点污”、“累德”亦为此期新词。

分齐：《颜氏家训·教子》：“（琅邪王）常朝南殿，见典御进新冰，钩盾献早李，还索不得，遂大怒。曰：‘至尊已有，我何意无？’不知分齐率皆如此。”《〈颜氏家训〉集解》（以下简称《集解》）注：“谓本分齐限也。”就是分寸、界限的意思。《一切经音义》引顾野王说：“分剂，分，犹限界也。字书云：剂，分段也。齐，是和调之齐也。”与《颜》书“分齐”当实同一词。这个词世俗作品少见，而佛经多用，由界限这一中心义位引申为多义。如《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谓阿僧不可量，无分齐，无周遍，不可数”为广大无边义；《摩诃僧祇律》：“长老，世尊已作制限分齐竟，汝云何轻为数数犯耶？”是指戒律；同书“若饼，当手作分齐，令可口”，是指掰成小块等，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已详及。

神爽：《颜氏家训·归心》：“夫有子孙，自是天地间一苍生耳，何预身事？而乃爱护，遗其基址，况於己之神爽，顿欲弃之哉？”指神魂、心神。语本先秦之“精爽”而演化。卢文昭引《昭七左氏传》：“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指出《颜》书之神爽即精爽也。晋无名氏《晋成帝哀策文》“大业未究，神爽迁背”，与《颜》书之用无别，成词当在晋。《世说新语·文学》引孙楚《除妇服诗》亦有“神爽登遐，忽已一周”语。《颜》书又有“魂爽”、“魂神”，与“神爽”义近，也是南北朝新词。

检格：《颜氏家训·文章》：“繁欽性无检格。”“检”本义是竹简木牍的封缄，因有约束义，引申为法、法度。“检格”同义复合。王利器案：“检格犹言法式”。“检括”、“检节”、“检式”等魏晋六朝作品多见。此词《辞源》未收。

书翰：《颜氏家训·勉学》：“世中书翰，多称匆匆，相承如此，不知所由。”鲍照《拟〈青青陵上柏〉》亦有“书翰幸闲暇”句。“书翰”均指书信。“翰”为鸟羽长毛，古以为书写工具，因此写下来的东西也称“翰”。

遗体：《颜氏家训·兄弟》：“爱先人之遗体，惜己身之分气，非兄弟何念哉？”指父母所遗传的身体的意思，与同书《治家》“然天生蒸民，先人遗体”的“遗体”义同。而与现代汉语义别。

又如“故纸”指古书旧籍，“人流”指有社会地位的人的行列，“祝师”指巫师、魔术师，“火布”指火浣布，“弦胶”指续弦胶等，亦见于《颜》书。

关于亲属称谓也产生了一些新词，如：

耶：本疑问语气词，晋后假借作亲属称谓。《颜氏家训·文章》：“梁世费旭诗云：‘不知是耶非？’殷湊诗云：‘飏飏云母舟。’简文曰：‘旭既不识其父，湊又飏飏其母。’”费殷两诗所以受简文帝讥讽，是由于诗中分别用了“耶”字和“母”字，可见“耶”与“母”对称。王羲之《杂帖》：“汝母子佳不？不一一。耶告。”刘盼遂曰：“按南朝通俗称父为耶。”古代避讳精详，说话写文章都要回避与长辈同名同称的字眼，简文对费旭之讥正说明了“耶”用作父称六朝已普遍。“耶”亦作“爷”，如《木兰诗》：“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至于“爷”称祖父，当是近代方言进入通语的结果。

尊侯：对别人父亲的尊称。《颜氏家训·风操》：“尝有甲设宴席，请乙为宾，而且於公庭见乙之子，问之曰：‘尊侯早晚顾宅？’”这个词的形成和时俗有关，《风操》篇：“凡与人言，称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长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则加贤字，尊卑之差也。”又有以“尊祖”称别人的祖父，“尊公”称别人的父亲，均见于此期。